

我看 石田徹也 畫作

文：YOLANDA

其實也是最近才知道他叫石田徹也。

很久以前見到一張畫，畫面上有個悲傷的哭泣的男孩，卻與盥洗盆結合在一起，非常超現實。他的手環抱著，眼淚如泉水般汨汨而出，裝滿淚水的盥洗盆中靜靜的躺著一條三葉蟲。灰冷的色調顯得特別惆悵和孤獨，隱隱中透露著一種悲傷的關愛。如果這是一件裝置，那就更好了。我當時這麼想著。但那時並不知道是誰的作品，只是被這幅畫深深的震撼了。我喜歡富有想像力的作品，但我沒有見過那麼悲傷的想像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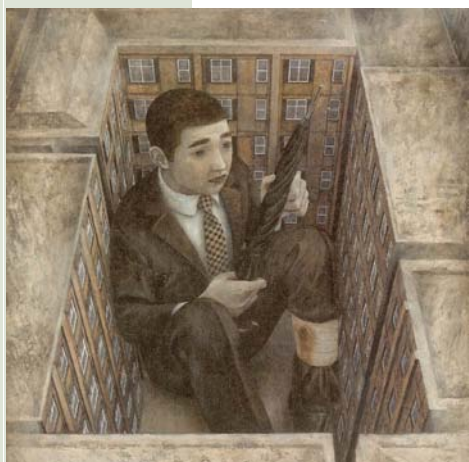


(作品《體液》)

關於石田，我後來在網上看了許多他的資料。像很多早逝的藝術家一樣，他短暫的一生也是“杯具”（悲劇）重重。畢業於武藏美術大學的他留下一百八十多幅畫，但去世後才廣為人知。求學期間他的作品已經頻頻拿獎，但卻不被看好，也沒有市場。他不善言辭，只是專注繪畫，因家人的關係沒讀到想讀的學科，又因社會的環境沒求得理想的工作，這些經歷足以讓石田創作出那麼多富有深刻反省的作品。像是作品《面試》裡面顯微鏡般的面試官，讓求職人卑微的低下頭；又或者是像起重機人那樣抬起公文包，表現著上班族的壓力有多大。還有《行李》裡那些被打包成一模一樣的行李似的城市人被塞進地鐵車廂，重複著每天的生活……



可能人對一些不安、痛苦、悲傷一類的強烈情緒總是有特別的感觸，石田的畫恰恰都是在不停描繪這些，但不是單純的表達這些負面情緒。如果你知道他非常厭惡現代社會的模式化機械化操作，你便會明白為什麼他畫面人物總是跟那麼多的機器結合在一起，看似怪異卻另類的合情合理；如果你知道他對現在人的生存狀態心存多少反思和控訴，你便會明白為什麼他畫面的人物總是面無表情卻看的令人坐立難安。



他的創作擅長運用一些日常生活中常見的事物或者再普通不過的物件，加以超現實的想像，那些下半身是膠袋的人，黑夜裡電話亭的海馬人，超市裡人



的手臂變成輸送帶，男孩變成牆上的腳釘，蝸居在偌大的空房間中央一個昆蟲殼裡的人，和飛機坦克結合為一體的人等等，這些畫面看似超現實，但其實却是和現實深刻連接著的；不止是充滿想像力的，更加是毫不留情的當頭棒喝，讓沉睡的人們覺醒。我覺得這是畫家本人最想傳遞的東西。即使是在表現悲傷，但是他的悲傷像釘子一樣將人牢牢釘在牆上不能動彈。若非他本人內心有足夠的力量，是無法完成這樣的作品的。

譬如有幅作品，一個衛生間裡，男孩坐在巨大的便當盒中，裡面是吃剩的飯菜，便器很突兀的放置在裡面，成一部分，男孩雖然拿著書，眼神卻空洞的望著前方。我們不少人日復一日，只是過著吃飯排泄的生活，就像用完即棄的便當盒一樣沒有意義。又或是作品《回收》中的情景：在喪禮上看著自己的親人像機器一樣被拆分開來放回盒子裡。在他的世界裡，每個人都像工具一樣製造出來，耗損完結之後再被拆解回收。我們被大量生產出來，接受模式化的教育，走一樣的路，過一樣的生活，這種病態的安定之下潛藏著種種不安的種子，這些種子成了石田的創作源泉。或者他想超越這種不幸，用這樣的方式。





那種對現實的解構和重組，包含了石田內心的吶喊宣洩，而表現在他的繪畫裡就顯得非常有力，像是對著你揮了一拳，輕易就擊中你我心中麻木的靈魂。他對於現實諷刺的深度已經遠遠超過了我們的想像。

不僅如此，他的作品也常常反映當代日本教育的問題。

作品《囚人》是這樣描繪的：學校的操場，站著許多學生，他們凝視著同一個方向，原來是困在教學樓裡的巨大男孩，他的頭和手向外伸著，眼睛望著下面的學生，既不是恐懼也不是不安，好像是審視般的。我猜那就是石田徹也的眼神。那就是他審視這個世界的眼神。或者是在地鐵裡的書包少年，人和書包已經融為一體的荒誕畫面在提醒著我們，是教育？還是變相的摧毀？這些問題值得每個人去思考。

不得不說，在石田的畫面前，總是可以盯著看好久。好像每一個細節都會講話。每一處都有暗號等待看的人發現、解讀。石田就是這麼晦暗又直接的表現社會潛藏的問題，人性的軟弱，不聲不響的表達出他那種悲觀卻帶有理想化的想法。



但不幸的是，他因為一次火車意外英年早逝，年僅31歲。對於他的死也是眾說紛紜。有說是自殺，有說只是意外。因為他過於灰暗的作品，也難怪讓人聯想到自殺一說。但是在他的筆記中卻有這樣一句話：“一筆一筆的描繪，世界便得到救贖。”這樣看來，他仍然對這滿目蒼夷的世界懷有希冀的，並且是堅定的。無論如何，這世界究竟能否按照石田徹也的理想化意願改變，或者向著好的方向變化呢？這和他的離世之謎一樣，耐人尋味。

(注：以上對作品的解讀純屬個人理解，不能代表石田或者其他人的想法。)

作品均來自互聯網，石田徹也的官方網站<http://www.tetsuyaishida.jp/>